

菩提樹下的自在微笑-春日訪藝術家奚淞

菩薩行處 - 藝海禪舟

文：李若茵

微笑，窗邊的自在菩提

春日的午後，奚淞的微笑堂，漾著和暖的陽光，窗邊一盆姿態優雅的菩提樹苗，仿若一尊觀音自在端坐，安詳說法。近年來，奚淞以描繪生活中的靜物為日常的禪修功課，藉由心與手的運作，達到專注、忘我、心解脫。奚淞說：這份功課，就是他的「手藝禪」。



今年三月份，北美館將展出奚淞三十多年來的作品集結。此次展覽分為：「三十三白描觀音菩薩」、「『大樹之歌』佛傳油畫」、「『光陰』靜物畫」三個部分。誠如他所說的：「一個人如果很用心的過生活，自然會發現生命中的起、承、轉、合。」而他一生的因緣際遇，造就了這艘大船，於是有了此次的回顧展。

手藝，造一艘渡河之舟

「就像是在地上拾起了一個線頭，就這麼扯著，不停的走，沒想到這一走竟走了六十多年。」奚淞如是說著他與手藝禪的因緣。這位全方位的藝術家，除了在繪畫上的稟賦之外，中年投入美術雜誌與童書的編輯，也出版過許多文集與圖畫書。如果說寫作、美術與書法是他這艘船的樣貌，而那艘船生命的原型，竟然是源於年少時期一種孤單與沉鬱，企圖藉由藝術的形式，來安定內在那不安的靈魂。

年少時熱愛寫作，充滿著對生命重重的叩問。該往何處去找解答？誰又能為他解答？於是，他開始熱烈的寫札記給一條流動的河川，彷彿那河成為他心中唯一可以傾訴的知己，也造就文集《給川川的札記》的問世。寫札記，成了當時他與自我對話的小天地。

藝專畢業後，奚淞便到法國巴黎美術學院習畫，投入了美術的世界；此時，是他憂鬱與苦悶成形的第二個階段。他整天閉門造車的苦畫，朋友告訴他，大老遠跑來不去看看外面的生活與世界，你來幹什麼？此話點醒了他。真正的藝術是要去體驗生活，於是他拿著畫冊，



到地鐵站速寫一位盲人手風琴師，體驗他的生活，也敏銳了他的感受。此時，他才覺得自己真正進入了繪畫的領域。

爾後，因為父親病逝，他放棄了在巴黎的學習，回國與好友一起從事《雄獅美術》月刊與漢聲《中國童話》的編輯，為當時號稱文化沙漠的年代，注入新鮮的活泉。那段時期，他也做了許多中國童話故事的蒐集研究，像是「夸父追日」、「盤古開天」……等等古神話。如今想想，其最深層的動機，還是源於那個不安的靈魂。為了尋找文化上的安定性，他試著把上古神話變成民族人文的基本素養，讓自身的存在有一個民族、文化上的支點。

然而，母親病後，他深刻感到了人生的病苦。為了安慰病榻上的母親，奚淞在病房裡張貼自己描繪的觀音，帶給母親很多的平寧，也開啟了他使用毛筆與宣紙進行創作。這種敏感度相當高的媒材，如果不專注用心，線條就會歪斜暈染。所以，在專注勾描觀音容顏的過程中，出乎意料地安撫了那時經歷母病、喪母的悲傷，並療復他心靈上的平穩與安定。此外，他也抄《集字聖教序》的心經，啟發了他閱讀佛教經典的興趣。就此機緣，引領著他更進一步去探尋佛教與佛法。

溯源，回歸佛法的原鄉

從母病、畫觀音、抄心經的因緣而踏入佛教。奚淞的學佛過程，就像是一尾鮭魚，從壯闊波瀾的大河往上游去探尋，這尾魚潛入了佛法的大海卻仍然奮勵叩問，一如年少時那種追求藝術的姿態。他讀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，例如六十年代畫的一幅《金剛經樹》，當時的他企圖全面理解經中的意涵，卻總感到深奧廣大難以入手，內心充滿許多不解的疑惑。於是，他與友人走訪佛陀的故鄉，沿著佛陀一生遊行教化的途徑，尋訪世尊成正覺的的菩提迦耶、初轉法輪的鹿野苑、大般涅槃的拘尸那羅，以及佛陀出生的藍毘尼園。踏上這二千五百年前赤足走過人間的導師行跡，這趟旅行給他極大的震撼。

他感受到佛陀在他的心中，有了可親可近作為老師的體溫。旅遊印度，可以從當地人的生活中，體驗到社會中種種的尖銳對立，窮與富、美與醜、誠實與欺騙、生存與死亡，走過一條街，像是走過一條時光的走廊，生、老、病、死赤裸呈現，彷彿自己也體驗到佛陀當時

「四門出遊」的複雜心情。於是，他也到傳說中佛陀成正覺的那棵菩提樹下，靜坐片刻，去體認佛陀的真實教法。

只是想回歸樸素與單純，奚淞踏入了南傳原始佛教的領域，讀《阿含經》、《大念處經》，也參加內觀禪修課程。靜坐、經行、抄經、畫佛，讓他的內心漸漸成為一片明淨的湖泊，能夠有力檢視自己的生命問題。

禪坐，讓他深刻的思惟佛陀講解苦諦，對於人的三種感受：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佛陀一語道破了人生戲劇裡所有的情節，不過就這三種感受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節，如何解結？便要善加運用這三種覺受。如佛陀所教示：因緣到了你就會快樂，你可以享受你的快樂，但你能不能於此之中不起貪心；因緣到了你就會苦，受苦的時候，你是否能安忍而不起排斥的嗔心；不苦不樂的情境也可能常常發生，那時能不能有清明的智慧不起愚痴。因為，有時煩悶起來，我們就說：「我要去追求苦樂去了！」因為苦樂比較刺激。

由於奚淞體認到煩惱都是如此應運而生，隨時善用這三種覺受，練習放下自己的貪、嗔、癡，每一步都像是往解脫的路途走著，放下一點無明，感受一些清明，身心也就愈來愈安詳喜悅。



心光，照亮前進的旅程

如今在禪修與佛法修持上有他，感覺生命有了一點輕盈，三十年前，友人曾寫一首詩給他，裡頭寫著年滿三十歲時，對生命變動無常的慨歎。如今回頭再看這首小些體會的詩，奚淞笑了，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！年過花甲的他，慶幸自己後面的三十年能夠值遇佛法，踏上禪修的路，讓不安的靈魂終於有了皈依停泊的地方，對於生命的困惑，漸漸有了水落石出的感覺。

如同他為《達賴新經-達賴喇嘛人間對話》一書所寫的推薦序文〈心光照亮前程〉中講的那則故事：在暗夜無光的道路上，一個提著微弱燈火行走的人，必須照顧好當下的心光。儘管它相當渺小，也能照亮當下的每一步路，譬如行者只管正念正知，活在當下。又如《清淨道論》中說及：「人命在一念之間。譬如馬車轉動之時，只在輪上一點著力；停止之時，亦在一點上著力。人命亦然，唯有一念之長，一念盡，則命盡。」說明了人生真正要去面對

的，也不過只是「如輪輾地」的當下一刻而已。現在的他，畫觀音的線條更流利了，面容也多了自在的微笑。放下有所求的心，感受當下每一步的平穩，任那條牽引他不斷走下去的線頭，繼續無盡綿延。

寧定，靜止的采采流水

採訪尾聲，我提及南傳禪師阿姜查所說的《靜止的流水》，他興沖沖地攤開印度的水系圖，在兩條河流交會後不斷沿伸，說著他對這句話的體會：「佛陀指示涅槃之道，它跟涅槃是合流的，就好像恆河(Ganga)與朱木拿河(Jumna)合併以後一起奔流。」

奚淞解釋著裡頭的涵義：「我們隨著滾滾的洪流而動，每一刻我們的細胞都在改變如同流水，但靜止的就是覺照，因為如如不動地看，所以有了超脫時空運動的覺照，那是沒有變化的。一個不變的觀照與那個流變的情境，整個生命就像是靜止的流水。只是一般人就只看到流水，並不知道還有靜止的一面，也就是涅槃之道與通往涅槃之道，是合併而奔流的，而涅槃本身則如如不動。世間本身是轉的，如果我們在世間轉得很苦惱的時候，脫身不了，怎麼辦呢？」幸運的是，我們已經開始學佛了，循著古仙人道不斷往前，如同阿姜查所說：「你的心將如流動的水，但卻是靜止的。心幾乎完全靜止，不過，卻依然在流動。智慧，便由此生起。」

我想起奚淞年少時，寫給那條河的札記：「川川，流水像生命的活體，或湍或緩、有起伏和平寧。偶爾流連上了岸，澄澈如鏡倒映人間世相，就展開出一份洞明的美來了。川川，我期望自己的心也能常常澄明。」三十年過去了，那渴望內心澄明的想望，漸漸有了明晰的輪廓。